

日本经典文库

潘多拉的盒子

〔日〕
太宰治 著



郑美满 /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日本经典文库

潘多拉的盒子

〔日〕太宰治——著

郑美满——译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潘多拉的盒子/(日)太宰治著;郑美满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(日本经典文库)
ISBN 978-7-02-013818-0

I. ①潘… II. ①太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27183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王皎娇
封面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6 千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25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818-0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001	开 幕
015	健康道场
033	铃 虫
045	生 死
059	小正儿
079	关于卫生
091	大波斯菊
105	妹 妹
119	试 炼
145	硬面包
163	口 红
181	元宵老师
205	竹子小姐

开 幕

您可别误会了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颓丧。事实上，接到您那样的慰问信，我感到有些彷徨失措，而且不知怎的，整个人羞愧得面红耳赤，心情莫名难以平静。虽然这样说或许会惹您不快，不过，读了您的信后，我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——“还真古板哪！”您的人生已经揭开了全新的一幕，而且，是我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中从未体验过的，全然崭新的一幕。

可是，您会摆出这种古板的姿态，倒也不是无法预见之事；毕竟，这些东西大体而言，都不过是种假象罢了。我啊，现在对于胸口的毛病已经不太在意，甚至就连“生病”这件事，也快忘个精光。我之所以进入这间健康道场，不过是因为战争结束后，突然开始爱惜起生命，希望从此以后能有个健康的身体，如此而已。为了扬名立万而不停奔走，这样的事自然与我无缘；相对地，我亦没有抱持什么值得赞扬的孝心，意欲让自己的病情早些好转，好令父亲觉得安心、母亲喜极而泣之类的。当然，我更不是因为心里面萌生某种怪异的、自暴自弃的念头，所以才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的。但其实，试图对人类的行为一一加以解释，应该也算是一种既有陈旧“思想”的谬误吧？勉强地解释，至终多半只是以牵强附会的谎言作结罢了。理论的游戏已经太多了，概念的全貌，

岂是可用三言两语道尽的？因此，我想说的是，自己之所以走进这间健康道场，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理由。某天、某时，圣灵悄悄地潜入了我的胸口，我不禁潸然泪下，兀自痛哭了起来。于此时，我的身体倏地显得轻盈，头脑也沁凉而透明；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变成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男人。我立刻告诉母亲，关于那长久以来一直试图隐瞒的事。

“我咯血了。”

于是，父亲为我选择了这间位于山腰上的健康道场。事情的经过，便是如此单纯。至于我所谓的“某天、某时”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，个中情状，我想您应该也都已经明了了吧！事情就是发生在那一天、那一日的正午，也就是我为了那几近奇迹、仿佛从天降临般的韶音而痛哭流涕、不停忏悔的那个时刻。

那天以来，我总觉得自己仿佛有种坐在新造的大船上，乘风破浪的感觉。这艘船究竟将驶向何处，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；然而，直至现在，我却仍若置身美梦当中。船只静静地驶离海岸，这条航线，大概是全世界任谁都不曾体验过的，崭新的处女航线吧？对于这一点，虽然我只是于迷离之中顿有所感，不过，既然已经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，那么，我想，我唯能做的，便是坦然地迎接这艘崭新的大船，朝着天际的那道海流，笔直地漂流前进吧！

不过，您可别误解了。我可绝不是像人家所认为的那样，落入了绝望尽头的虚无之中。大凡船只出航，无论出航性质为何，皆必然会让人感受到些许微妙的期待，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。您应该知道希腊神话中的“潘多拉之盒”的故

事吧？当不该开启的盒子被开启，病痛、悲哀、妒忌、贪欲、猜疑、险恶、憎恨……所有不祥的虫子全部一倾而出，嗡嗡地盘旋乱舞，遮蔽了整片天空。自此之后，人们便不得不永永远远地，于不幸中苦闷挣扎。然而，听说，在那盒子的角落处，却仍残留着一颗宛若芥子般、熠熠闪动着光亮的小石子。那石子的上头，被刻着两个模糊的字——“希望”。

或许自遥远的过往开始，人类便注定了不可能完全陷于绝望之中。人类总是屡屡被“希望”所骗，却也同样地，一再为“绝望”的观念所欺。事实上，即便被推落到惨郁深渊的底部，狼狈地翻滚不休，人类终会在某个时候，摸索到一缕希望之光。那是自“潘多拉之盒”开启以来，就连奥林匹斯众神也无法不遵守的游戏规则。

不管乐观论也好，悲观论也行，那些高耸肩膀做着不知所云的空谈、刻意摆出一副盛气凌人架子的人，就让我们将他们全都留在岸上吧！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之船，业已顺利出航，毫无挂碍地扬帆前行。犹如植物的藤蔓不断向外展伸，是种超越意识、自然而然的向光性，我们的启航，亦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天性。

是的，希望以后不再出现那类装腔作势、任意将他人看作非国民的跋扈说话态度了。在这不幸的人世间，那样强横的区分法只会平添更多的郁悒。那些总是恣意责怪他人的人，同暗地里做坏事的家伙们，又有什么两样？这次的战争虽然败北了，但那些政客们却毫无任何反省，只是急急忙忙地想着该如何捏造谎言、欺瞒民众，好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。这种只会粉饰太平的政客，要是能不存在于这个世上，那该有多好？像他们那样恣肆散播肤浅的言论，只会让日本的未

来变得更加恶劣。关于这点，我辈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当时引以为戒，并认真地自我戒惕，莫再重蹈覆辙，否则世人皆将嗤之以鼻。因此，即便是面对风平浪静的日子，我们仍当保持着自己的直爽与单纯才是。看哪！新造的船已航向大海了！

话说回来，迄今为止，我可说是从极端痛苦的经历中一路走过来的。正如您所知道的，去年春天，当我从中学毕业的同时，因发高烧而引起了肺炎；那时，我于病床上足足躺了三个月，也因而错过了高中的入学考试。后来，好不容易，我终于能够下床走路了，但仍持续不断有轻微发烧的现象，医生表示，这可能是由于胸膜炎所致。于我在家中无所事事闲晃终日的这段时间里，今年的考期也跟着过去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便失去了升学的念头。可是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未来又该如何是好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我便觉得眼前简直是一片漆黑。再这样继续窝在家里游手好闲的话，不要说对父亲过意不去，就算是面对母亲，也完全无法交代。我想，您应该不曾有过名落孙山、赋闲在家的经验吧？那全然便同落入苦痛的地狱当中一般。那段时间，我唯一所能做的，似乎便仅有到田里除除草，靠着做些农稼之事，勉强地挣回一点面子了——诚如您所知，我家中有三百多平方米的旱田，这些田地自许久以前，便不知怎的辗转登记到了我的名下。不过，这并不是我去从事农作的唯一原因。事实上，每当我踏上田间的土地，内心便会油然而生一种暂得逃离周遭压迫感般的愉悦之情。这一两年，我几乎成了那片土地的负责人，除了割草之外，在体力许可的状况下，我亦会翻翻土，

或是为番茄接上新枝。唉，这样或多或少也算是为粮食增产做出了点贡献吧？虽然，我总是这样，日复一日自欺欺人地活着，但是，但是哪，您可知道？就算我再如何地自欺欺人，那不安的感觉仍像是无法拂拭的黑云般，浮荡于我的心底深处，挥之不去。倘若继续这般度日，我今后的命运将会变得怎样呢？大概，会一事无成到底，顺理成章地成为个废人吧！一想至此，我便不由得茫茫然不知所措。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简直是全然摸不着头绪。现在这样堕落的生活方式，除了徒增他人的困扰外，毫无任何意义可言，毕竟，再怎么讲，我的病痛也还没恶劣至无法承受的地步吧？“自己的存在，只会平添他人的困扰而已；我，不过是个多余的累赘罢了……”这样痛苦的挣扎思索，像您这样的优等生，必定很难体会吧？

然而，即便我此般任性地耽溺于陈腐而无知的烦恼里，世界的风车却仍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，骨碌碌地迅速转动着。在欧洲，纳粹遭到了彻底的歼灭；东亚方面，先是爆发了菲律宾战役，接着则是冲绳岛的决战，以及美机对日本内地的轰炸。对于行军、作战等等之事，我是全然没有任何概念；不过，于我的心底，却存在着一根年轻而敏感的天线。对于这根天线，我有着相当程度的信赖，无论是潜藏在这个国家当中的忧郁，或是危机，所有的一切，我都能够透过这根天线，敏锐地感受到。这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，纯粹就只是种直觉罢了。打从今年初夏，我心中的这根年轻天线，便开始察觉到一种前所未见、犹若大海啸般的巨大声音，正激烈地席卷而来，我为之震颤不已。但是，对此，我却束手无策，仅是为无用的自己凭空增添了几许慌张而已。我乱无章法地拼命埋首于田间的工作之中，于炎炎烈日下，声声低喃地挥动起沉重的锄头翻掘泥土，种下番薯藤。为什么当时的我会日复一日地投身于如此剧烈的耕作活动之中，直至方今我仍不甚了解，或许正是由于痛恨自己无用的躯体，因此才会不假思索地想狠狠折磨它吧！我怀持着些许自暴自弃的心绪，每挥动一下锄头，心中便迸发出一阵宛若呻吟般的低沉叫喊：“死吧！你死了最好！死吧！你死了最好！”就这样，

种下了六百株番薯藤。

“田里的工作，还是得适可而止才行哪！现在这个样子，对你的身体来说，有点太过勉强了哟！”某天晚饭时，父亲这样对我说着。三天后的深夜，于半梦半醒之际，我忽然开始不停地咳了起来。那时，我觉得自己的胸臆间，似乎有着什么东西正在低沉作响着。（糟糕，这样不行！）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我立刻睁开眼，整个人清醒了过来。人在咯血之前，胸口会发出低沉的响声；这事我之前曾在某本书上读过，所以相当清楚。正当我匍匐挪动试图离开床铺之时，某种东西突然一股脑地全涌了上来。含着满口的东西，我小步奔跑冲往厕所——果然是血没错。我在厕所中伫立了好一会儿，不过后来并没有继续咯血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，以盐水漱了漱口，并将脸和手都清洗了一遍，接着又回到床上继续睡觉。有如要忍住咳嗽似的，我屏住气息，静静地躺着，竟感到一股不可思议的平静。感觉自己似乎从很久以前，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夜的到来，在我的脑海中，甚至有种“夙愿得偿”的感受。我告诉自己，明天也要继续默默地下田工作才行，反正也没有别的路好走。那么，像我这种毫无其他生存意义的人，还是得恪守自己的本分才对吧？啊，像我这样的人，真的是早一日了结，早一日清静。所以，趁现在还有机会，狠狠地使役一下自己的身体吧！多少生产一些粮食，为社会提供点贡献，然后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，减轻一下整个国家的负担，这样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那是像我这样的无用病人，唯一能为大家所尽的一份义务。啊，真想早点死去！

隔天早晨，我比平常还要早一个小时起床，我很快地叠

好了被褥，连饭也没吃就到田里去了，接着，我开始胡乱地、漫无头绪地做起了田里的粗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我，简直如同置身噩梦炼狱当中一般。当然，直到死，我都不打算把自己的事告诉任何人，我想要的是，在不让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，让自己的病情悄悄地、渐渐地恶化下去。像这样的心态，大概就叫做“堕落”吧？那天晚上，我潜进厨房，偷偷喝掉了一整碗配给的烧酒，之后，于深夜里，我又开始咯血了。当时，我突然清醒了过来，轻微地咳了两声后，血便一口气地涌了出来。这次，我连跑厕所都来不及，只好打开玻璃窗，光着脚，直接跳进庭院里，将它给吐出来。血自喉头深处一个劲儿地奔溢而出，感觉起来，似乎连眼睛跟鼻子都要喷出血般。约莫呕出了两大杯血液后，我的咯血总算是停止了。我试着以木棒将染血的泥土翻搅了一番，好不让人发现。就在这时，宁静的空气为忽然响起的空袭警报所划破……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应该是日本的……不，是世界上的最后一次夜间空袭。

当我意识模糊地自防空壕中爬出时，正是八月十五日的清晨，天际刚刚泛起鱼肚白。

不过，那天，我还是照常到田里工作了。听我这么说，您一定也会为之苦笑吧？可是，您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可笑。我已经认定了，自己就只能抱持着这样的态度活下去，除此之外就再没有更好的方式了。毕竟，排除万般迷惑之后，我早就有所觉悟，要以一介凡农的身份死去，在自己亲手耕作的土地上，以农民之姿，倒地逝去。这也算是得偿夙愿了吧？是啊，不管怎样我都不在乎了，我只想早点死去而已。晕眩，也算是一偿夙愿吧？是啊，什么都没关系，我只想早点死去。晕眩、恶寒、冒着黏糊的冷汗，当越过这种种痛苦的煎熬，我感觉自己的意识似乎变得越发遥远。正当我想就这样，在茂密的大豆田里仰躺下来的时候，母亲过来叫住了我。

“快点把手脚洗干净，然后到父亲的房里去！”平常总是微笑着说话的母亲，此刻却露出了如同是在面对陌生人般的冷漠神情，严肃地对我说着。

我面朝父亲房里的收音机，正襟危坐。接着，正午时分，我听见了那自天端洒落的神圣之音，整个人不禁为之涕泣，泪流满面，恍若有道不可思议的光线直入身体之中，既像是踏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崭新世界，又像是登上了一艘摇晃前驶的大船。此时，我乍然惊觉，我已不再是往昔的自己了。

我并非因领悟了“生死一如”的道理而感到自鸣得意。不过，生与死，本来不就是相同的东西吗？不管选择了哪一边，终究会陷入同样的痛苦之中。毫无道理急着赴死的人，大半都只是装腔作势而已。我至今为止所呈现出的痛苦，亦不过是辛辛苦苦地在装点自己的门面罢了，说穿了，仍旧不脱陈腐的装腔作势，您说是吧？

虽然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诸如“悲痛的决心”之类的话语，但是，悲痛什么的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总觉得像是那些低俗的戏剧里面，饰演情夫的男角会流露出的表情一般——不管表现得再怎么痛苦，终究是伪装出来的。船只轻快地驶离了海岸，无论多么微渺，但只要是船只的启航，都必然会带给人某种程度的希望的。此刻，我已不再抱持着沮丧之心，也不再在乎自己胸口的病了。接到您所写来的那封怜情满溢的信函，着实让我感到仓皇失措，不知该如何回应是好。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想，只求能将此身彻底地托付给这条船，仅此而已。

当天，我立即将一切告诉了母亲，用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平静态度，清楚地告诉母亲：

“昨天晚上，我咯血了，前天晚上也是。”

没有任何理由，亦不是突然爱惜起生命来，不过是那直至昨日为止，一直逞强作态的假面具，突然间土崩瓦解罢了。

父亲为我选择了这间“健康道场”。如您所知，我的父亲是名数学教授，他或许对于数字的计算相当在行，却对金钱方面的往来与收支一无所悉。正因如此，家中的景况一直不